

鐔

墟

堂

摘

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七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禮城古和雷禮著

序五

贈大司馬李克齋參贊留都機務序

嘉靖四十年春留都言官會疏參贊尚書御營卒  
失體

上允其議下部更置廷推非少司馬李克齋李公不可名

上

制曰俞賜

勅以行同鄉在朝者胥慶

聖明簡注得人屬予言贈予竊跡公復知公所以篤佑  
於天者厚矣夫天生豪傑非徒使其席榮獵寵自  
逸其身已也固將爲

國家排難解紛福生民而利社稷公宏才天植淬以  
問學讀墳籍不落塵埃多發前賢所未發而志存  
天下挺特不可撓由儀曹至中丞所在以經術飾  
治樹不朽業宇內相知者咸喁喁然冀蚤柄用謂  
必有以震天下乃養素林樊幾逾八年至東南多

虞始起濟時艱造物者得無意乎夫變故之臨固  
天所以顯出羣才也而賊亂得災非沾沾傲容庇  
者可以偶試自己卯以來倭起吳越飛刃淮揚歲  
無寧宇前後遣大臣經畧類征調四出糜煎犒賞  
無下數百萬終不敢發一矢當其鋒者致塵

當宁軫嘆乃從人望用公秉鉞其地公文武兼資靜居  
策事變甚熟自甲巳無倭矣至則自喟曰安內所  
以攘外紛紛請募徒滋擾耳下令禁煩苛惟養民  
練兵爲固圍計及巳未夏各島連艘入寇勢張甚

公計寇由三道先扼其險要使不得逼

陵寢沂南京梗運餉獨留絕地遺倭身先士卒誓死戰  
以致廟灣姚蕩等處所向凡八捷隻艘不返達之  
各島鷲形潛匿不敢渡江以北者數年既而佐戎  
留都值營卒繭聚戕奪大臣官民騷動賴公先機  
默斷擒首惡宥脅從人心有所恃而復安故奉

勅處分罪釋釋免協機宜非公勝算素定而何其善  
於應變有若是乎時闔城官民皆願即假公叅贊  
懾其邪心會瘴絕雲中

御札錄公名問輔臣尋召理團營佐本兵蓋需公陪廟  
論坐制四夷計甚遠也不意孽萌習貸軒輿傲大  
吏恬不畏明而又用公剗剗非盤錯之會天欲於  
是別其利耶語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以威足震  
也今獷悍相效戢之爲難然豢養之技非有電汛  
之矛尺籍之伍不同烏合之寇公威望素著足懾  
其衆而呼吸風生取自心畫固知持挺者不足逞  
矣况

太祖威靈震撼在上重以

聖德包涵高厚如天地以公百試不折者撫驕卒自將  
改心圖報使根本重地永有攸賴異日宰衡天下  
淬勵才賢蒼萬年丕丕之業固於是行卜之公豈  
徒出也哉吾豐方際盛會喜公與西野宗伯並登  
八座敬著景仰者爲公頌見天之所以厚公者固  
有徵也

陝西鄉試錄序代作

嘉靖辛酉陝西如

制賓士巡按御史某寔司監臨深惟

國家重典肅率百執矢誠協恭以稱

明詔某應聘典試事竊嘗讀經籍知關陝披山帶河元氣所萃自羲皇堯舜文武繼天立極一時左右如六相五臣及周召諸聖臣皆雍產切願循潼華歷幽岐以觀其山川之秀庶幾有名世者得而友之迺今秋八月叨校士茲土行求真才如隆古者事今上也敢不慎諸於是申謀諸同事者而告之曰

今上御極德侔三五思仁賢是猷匪文技是肆其殫厥心擇學有本原達時務者錄之諸不經訓勦異說



者置弗閱既夙夜攤卷披品雖其言人人殊類根  
物切義深厚馴雅有終南盤亘千里之勢而包蓄  
不露脉絡燦然若河納百川從天而下淵乎莫測  
其涯矣迺取其文之優者六十五人以

獻遵制額也烏乎茲六十五人者其亦有卓然名世  
如古良佐矣乎夫關陝地靈今猶夫古也而人才  
化成實由於

聖作歷觀聖帝迭興以精一敬義爲傳心之要其卦象  
畫於成紀二典述於媯墟雅頌陳於鎬京與夫國

史周禮莫非精蘊所存故諸聖臣得於見知者以  
一德相承贊皇猷熙帝載開王業非秦漢以下隨  
世就功名者可比擬多士生於其後所誦習者古  
聖心得之餘也恭遇

今上壽考作人以敬一之緒

吐諸絲綸

頽之黷序俾藏息於其間者接目銘心蓋悠然不自  
知其身遊三五之世而適光明之會也夫交龍襄  
首奮翼則浮雲四流霧雨咸集士之快覩於

聖作者何啻雲霧其平居望長安覽古聖遺跡恨不得  
躬親其盛而事之茲以文見錄闔然敬一之旨無  
讓前脩及其燕也歌鹿鳴四牡以下諸詩奏韶武  
以風之孰不泯泯乎懷周行之示乎然才以事見  
必底績乃爲實言關中在昔黎民且於變矣雖克  
且武夫足爲公侯于城腹心而同胞之民平居亦  
相與脩戈矛矢同仇方今所需者干城之幹與敏  
德同仇之心也多士親沐

教育不同於旌民况自鄉而升行備使翔使異日盡公

不徇私秉節不顧身而況之以道德豈不足以有  
古良佐弼成昭受之命耶是不徒諸士有成其信  
而某亦藉與有榮焉是錄也主試則某與某同試  
則某某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遴士以選則  
提學某時某總督軍務某拊循內地某某各  
拊循重鎮某某各按歷地方咸統理方畧垂範  
樹風某有事茲土觀厥成某某並相厥成錄將  
獻謹序其端以告成事云

廣西鄉試錄序代作

嘉靖辛酉秋八月例大比天下士監察御史某按  
廣西職司監臨夙夜祗懼思茂對

聖天子求賢至意聘某某典試某某分試而提調則某  
某監試則某某其餘百執司遴選以從遂晉提學  
某棟士若干三試之遵

制取五十五人并錄其文以

獻某謹稽首颺言曰荷歟盛哉

今上道化人文之美於粵士而知之矣自昔盛治莫如  
陶堯史臣誦放勳之極光被西表萬邦黎獻共爲

帝臣豈不謂明德之被見於人才而化成之效必於其最遠而著者是徵耶廣西古百粵地僻介嶺峯與蠻獠相雜風氣閎鬱者數千餘年至我

太祖啓運再闢洪濛建學育才於是文治日洽出而贊鈞衡布臺省茂著勲猷者代不乏人

聖天子膺

天御極同符于堯

詔諸藩貢士凡十四舉而粵士與于選拔者類攄英懋實倍蓰于前辟之璠璣產于沙礫中而澤自輝夫

豈偶然哉蓋元氣鍾於人文自北而南其發揚也  
有時而所以應時裁成者以

聖人久於其道也廣西居幅員西南極界當

聖天子所面之方是謂離位離者明也萬物相見明盛  
之謂也今

陽德麗正四十餘年文命所及如日月之照臨無遠弗  
届即草木異彙猶欣欣向榮况養育於庠序中沃  
灌本實孔厚有不彪炳於文明如萬物之相見矣  
乎故精英暢萃識者謂鬱金犀翠之珍蔓藤仙茅

之奇不能當也必於人才乎發之固宜濯濯光華  
炳然蔚然月異而歲不同也今次第其所試文不  
爲支詞曲議率憲經印史澤之於道其析理體事  
奇氣軼逸隱然如桂嶺摩天蒼鬱不假雕飾而思  
深旨遠條貫古今又似瀰波汪洋莫殫涯涘是雖  
山川蘊積之久至是始發而拔除舊習望迎新美  
於是仰

聖德所被深遠矣古人觀一方以卜天下即廣西人文  
有若此則中洲可知繼是賢才濟濟彌贊



聖明久道之化詎堯之百有八十九年已耶抑予聞之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以言不足貴也而躬行之  
難陶唐之時黎民且敏德矣於靜言者猶警庸違  
諸士生逢昌運親見

帝堯於

今日裒然應茲舉者凡五十五人莫不以陶堯之道自  
陳然唐虞之際有五人而孔子稱以爲盛以才之  
難也使五十五人者施諸事任不以五人自期而  
或庸違寧無愧於敏德之黎民矣乎故序以侈諸

士所遭之幸而因以勗之云

贈桐鄉苟和溪歸省序

聖天子御宇內四十一年

皇極敷美成大僕寺少卿和溪苟君以兼御史監察工  
程詔敘功晉一級例得補京朝三品官一日謂予  
曰予父東麓翁年今七十有七老矣徃予尹金壇  
擢御史差視直隸河南山東牧政三年事竣格例  
不得歸省後

三殿肇興奉

勸監察歸期難卜數奉書請吾父就養弟允遂不敢強  
今曠違數年其敢俟

成命忘吾私耶遂控悃乞歸省

詔可之予於是服和溪爲孝子知東麓翁之所以善教  
矣閩中井絡坤垠風俗淳厚自昔稱善教子者必  
推陳氏自文惠兄弟舉進士高等爲顯官其父秦  
國高年在堂每秦國欵客坐文惠兄弟左右侍立  
坐客踟躕不安求去秦國笑曰此兒子輩爾當時  
莫不以爲陳氏榮東麓翁儲治世具遊邑庠三十

餘年不錄有司翻然告侍親養推所得訓和溪和溪終能舉進士爲顯官蒙

恩封翁爲御史何異秦國之教徵於子然秦國教子忠孝而文惠能砥名節建勛庸識者稱其不負父教和溪宰金壇峻義軫種種布仁德事而躬夫邑田貽百世不朽利民爭生祠及以御史清牧所在振風紀肅官常豫冀青兗一帶並流膏澤久之

朝堂

壽宮及玄都玉熙等殿并都成諸大役動衆數萬俱

職司監察懲先年鼠耗相沿同予輩任怨核實省  
費不下百餘萬是效忠於國不愧文惠而東麓翁  
之操心砥行寧有忝於秦國矣哉夫求忠臣者必  
於孝子之門和溪荷

新命甫頒少俟補三品由此陪六卿晉八座不難也迺  
急急陳情如釋重負蓋不徒以釋其其親者茲  
奉

命而歸也步棧道歷九阪惕然思往事忠孝勃勃不容  
已抵其家酌春酒壽翁翁雖習靜山中喜問

朝廷事和溪跪而對曰今

天子神聖邁三五興唐虞事業九卿百執事咸精白承  
休德穎守嚴訓孜孜奉公不敢速官謗翁慶有子  
如此將喜笑加餐矣時親舊聚坐見和溪命服侍  
左右豈無踟躕不自安而求去者乎翁止而留之  
曰兒子輩爾又將發翁一笑矣其錦屏上下得於  
見聞者胥嘖嘖嘆曰五百年間前有秦國今有封  
君均足以昭式毅洩山靈不其盛歟抑予聞之不  
遺其親者必不忍後乎其君方文惠辭秦國還宋

歷舉蜀事以獻宋仁宗嘉其明習國家體要特隆  
委任茲侍翁談土俗民情槩於中翁促還朝有  
詔問蜀事縷數以對

夫子固將嘉納之矣其祿位視文惠同不同不足論而  
遭際熙朝得竟其所學寧徒業者宋室已哉予於  
和溪之行舉文惠故事以贈亦知都車馬赫臨中  
榮外家如相如之自矜者固其所不屑也

贈都諫羅一山晉貳應天序

宋史稱寶章閣學士程季與在朝讜論疊見有直

聲及敷歷中外所至多實政於是知忠於獻駁者  
必明徵於事功較之掇陳言炫聲名而所行輒諄  
者固不侔矣都諫一山羅君生于敘南與程公同  
鄉君素覽仙侶翠屏鬱舉挿天思毅然挺風稜而  
岷江環帶一郡清徹涵虛又足以澄豁襟度至核  
綜群籍檢程公內外奏議誦之鑿鑿切事情輒喟  
然自許曰苟立清朝爲耳目臣所不尤程公忠直  
者豈夫也哉乂之舉進士知穎上擢給事中累進  
掌工科酬其所言是山川洩靈若有所待矣一山



感遭逢不偶益擲所學前後上封事不下數十疏  
稽國是存大體不搜米鹽事了文具嘗奉

勅清查吳越邊儲歲計深惟國家元氣所係不忍蔽賢  
貸奸於政績茂著者舉聞惟恐後其間有巨蠹侵  
牟相市爲奸指摘其情弊如突峰奔濤駭人不可  
摧挽視程公糾擿嵩之死黨繳駁士昌官職異  
也然程公雖以直聲自奮爲讒邪所忌屢進屢退  
及適歷表建二郡有遺愛在民俎豆不磨今

聖主賢輔一德一心興唐虞三代治劫與宋時事不同

嘉一山盡言簡貳京丹非驗其所行爲轍下標目也耶古稱京師浩穰須彈壓當用柱後惠文治之況應天居留都轄以臺省法尼不行加之強宗大吏百需市編氓不可檢制往往以稱職爲難一山在言路挺節陳讜論茲度秣陵望鍾山撫長江思聖祖經營四方以此地爲根本陞守爲尹貽謀何其遠也若畏憚強禦不求振職於言路所指摘不有愧乎本昔日所欲言者敷之注措不求利已而求利國家利生民使轍下肅清行睹豪右大震之風而四

方取則又不徒程公名高外郡而已語有之有大  
力量者必有大負荷程公忠謹天植終能結主知  
徵召自外晉禮侍權刑部尚書加寶章閣學士勳  
業烜者于宋室一山列近侍風烈無忝于程公今  
貳京尹列卿寺有可舉罷者得參斷專決自達  
宸聰諛構如清之輩固無所慮而推賢愛才者舉目皆  
吳平章徐樞密也由之崇階疊金殿替泰運則程  
公不得爲於宋室者而得爲於今日矣安知敘南  
山川不因一山而增其高深耶乎嘗聞程公知吾

鄉追慕其節槩今以部事與一山相關猶如程公  
之在望也因給諫虛江張君等屬言贈書此以致  
期望之私云

慶宮保朱筵菴誕子序

嘉靖四十年六月朔日以來久傳宮保筵菴朱公  
有佳氣鬱葱宛間奎八月之吉果報誕子士大夫  
胥慶林于其家善錄命者爰爲之推五星應貴壽  
之祥予於是知天道厚仁人固不爽云漢史稱汝  
陰何都尉年五十有人連生五子遇神人謂之曰

汝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汝之身理欲

又多平恕天授符策廣汝子孫後三歲果復生三

男累世貴盛罕比宋史稱燕山竇諫議年三十餘

無嗣一夕夢祖父謂之曰汝輕財恤匱有陰功名

掛天府賜汝五子各榮顯以後五子果爲宋名臣

夫人生大塊內蚤年有室而嗣者比比然至都尉

諫議獨逢其嗣於中年不與塵紛等豈其無以司

之耶蓋天道雖常與善人然必仁德章著始顯其

嗣所以辟示俗人使知積善之報明如觀火其機

固甚微也公爲東平王武烈公後裔玉輔

成祖請大難培丕基何異佐堯之烈太傅蔡亭公以忠  
貞綿世澤得公佐之孝友醇厚無幾微世習待  
士大夫質行實心可對神明即監縷繩樞之賤不  
忍一語侵斥典禁衛二十餘年兢兢然惟徃行之  
故比情推讞至再至三賴以生命者不下數百家

前後祗若

聖諭發廩施藥療饑療病俱以身先之獲實惠免瘦死  
者又不下數萬人至於輕財崇義走人所急不責

其償與夫禁邏卒無敢恃勢牟擷平民種種皆仁  
德事是都尉之平反諫議之濟貧公兼有之而納  
祉媵休至四十三歲始顯其嗣與都尉諫議之事  
奚異也矧都尉諫議仕非熙朝執國命無以竟博  
失之施其一念之善上通於天且爲之陰祐後裔  
有若此

今上乘帝堯之資加意元元任公掌禁衛事所治皆天  
下大獄慘舒攸繫公以世德相承宣帝澤培元氣  
使天下曉然知法不可奸國本不可傷而社稷靈

長之慶續賴之不徒都尉諫議之累行而已天之  
所厚由晚成者必有遐福今騏驥骨秀已騰渥水  
則鳳凰之雛將迭見於岐山即諫議之五男都尉  
之八子未足喻也由之簪纓蟬聯累葉彌昌與我  
明相匹休焉發祥不自此始耶予與公同督

朝工飽德允深且久於衛帥魏君等之請不必審啼  
識英物本其篤厚於天者慶之益信高門之有待  
也

贈中州張封君夫婦榮壽序



儀曹副郎習川張君介湖山劉君虛谷方君造予  
舍言曰吾父年六十八矣吾母長二年八月十四  
日七十初度辰也先期以憲副正和兄績成得

誥封如制正謨羈職司不獲奉觴爲壽耿焉夙夜冀得  
先達一言俾二弟頌祝於前藉以悅吾親可乎予  
與劉方二君謀所以爲壽者迺語之曰古之祈于  
尊者多取類於神仙謂其懷玄葆精歷千禩而長  
存也今西山盤亘江外爲洪崖子喬乘鸞擢鶴之  
地今若弟訪異人得其所脩玄同者調燮若親元

氣不愈于岡陵松柏之祝遠人道者乎一君曰張翁夫婦憲古履矩以關有家怨幻說非所繇也予曰夫人子以能養為孝聞東湖水清有白金魚甚美見於宋人徐侑題詠又梅嶺出羅漢菜以靈觀尊者得名今若第取以奉若親可以願貞延年不愈于羨瑤池之極不可以為致者乎二君曰張翁夫婦性嗜省約於諸子進綺穀置重肉輒麾之不御恐一身之養非其樂也予曰夫樹德者百年言陰功為天所佑由耄耄至期願未已也今若弟散

若親所積振貧雖字流殍以迓祥增筭不愈于微  
福冥冥者乎二君曰張翁夫婦素饒聚不自晉運  
歲大饑粟價涌貴獨創廩走人所急俟豐稔始償  
其息不計甚或不責其償宗族賴以朝夕者四十  
餘年恐望報非其心也予曰夫三者皆世之人子  
持以壽其親若翁夫婦不是快焉豈固有大於此  
乎二君唯唯進而言曰夫張翁者諱元芳號中州  
質直好義人也幼攻舉子業謂功名可立取因父  
思逸公年浸衰嗣止翁令代理家政奪所志配廬

又儒族達宦理思振其宗故太婦以未竟之志課  
四子不間寒煖及伯憲副叔儀曹相繼取進士膺  
褒封又不欲子效塵紛兢榮利惓惓以提身體國爲  
訓至於叔季正思正誼育羣庠無非教以治世具  
一切輕縑之文戒勿習克斯志也豈以得年爲慶  
已哉予曰然哉大孝養志是在憲副儀曹諸昆弟  
矣昔荀氏以八龍昌閎竇家以五桂起譽論者歸  
本於所生謂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其類有固然者  
然使八龍五桂不能恢所學策勳實豈果見其能

娛親也已中洲夫婦有博大遠志欲揭揭垂後世  
憲副儀曹諸昆弟始終佩庭訓爲

天子効力宣猷聲光施後世使人羨而慕之若荀之八  
龍竇之五桂有以成親之名於不窮則益年不待  
於神仙養身不假於甘旨而澤究鄉人者亦不足  
以竟厚德之蘊矣持是令若弟頌祝於前不足以  
悅其心耶二君作而言曰可以壽張翁夫婦矣願  
書其言付儀曹歸壽

慶少保歐陽約菴一考晉柱國序

嘉靖辛酉秋九月太宰約菴歐陽公以少保一考  
詔晉階柱國贈及三代理卿吾崖王君等授簡于予俾  
銓言致頌某惟我

朝革丞相設六卿分職而吏部尚書獨著諸曹即古  
太宰之任也其間以勲德加至三孤者吾江右惟  
泰和王文端公以少傅兩考延今一百一十餘年  
安成又有公繼之並出於吉此豈易得哉吉之山  
川龐厚來自衡岳網緼蠅蚩盤亘千餘里故靈秀  
所鍾類多名德然發洩每乘乎世運而篤培自天

亦未始輕有所畀况大宰古稱天官謂其至公至  
平如天之無所私也而三孤又爲貳公弘祀崇秩  
使非存心至公至平其何以勝寅亮之任乎天知  
文端之可以付屬也於是篤厚焉使之首事

成祖繼輔

列聖以終其所託而文端則小心畏敬以抑名菴不敢  
以易處難及奏罷濫薦盡歸吏部甄汰惟持衡臨  
之無幾微愆怨意故四方號得人競風賴息先達  
劉文安公稱其膺政事之寄歷家宰履道德之選

至師傳兩無所愧信矣

今上御曆中興聖明神武同符

成祖於人才忠佞舉不能淆蓋天之所授以永皇祚者  
也而用人弘化獨以簡公謂不有本哉夫才因事  
見德以父孚知所以事其君則知所以承孚其天  
今上君天下四紀于茲綜核吏治培息元元無一念不  
與天合公乘運而奮馭歷中外所在流聲文之撫  
鄖陽奠留圻鎮兩廣兢兢屹屹布仁燎威以託于  
世口碑達四陲無間旣而召掌邦禁邦土改長內



臺於民隱國計長筭却慮求不耗元氣罔飾情炫  
能爲震代計肆今承天之錫保

聖躬柄銓政爲

國家柱石蓋清通簡要允符約養之稱而謹慎衰於  
聖諭已非一日所積矣翁知付託在是也懲士習澆囂  
吏多耗耗不職乃秉公平之心獎恬退振滯滯擇  
諸曹及藩臬沉正者數人登之清秩以風其餘而  
天下莫不曉然知所承式絕巧宦念較之文端勳  
德不前後而一揆耶夫一方之人才

國家之氣運考文端之向用也時江右有文貞爲元  
輔繼之陳芳洲故蟬聯于朝如周文襄王文安錢  
文肅李忠文諸老並濟其盛今介翁屹然爲元輔  
公以孤卿居銓府於是同鄉後進乘時彙征奏能  
宣猷彬彬焉稱盛不猶器之有型範工之有標準  
者歟夫景前修而仰止不啻高山翁同介翁領袖  
後進以表衡岳之靈秀足以仰副于天而天相國  
家昇之乂安長治則必保佑我公由一考而進之  
崇爵益封駿駿無疆固不徒文端之兩考而已愧

予寡昧不能如文安揄揚文端之盛美然侍公於  
工曹挹休休之度最深固知正人咸登社稷靈長  
之慶恆必賴之詎有耀于同鄉已哉

慶黃月峯山人八十序

昔人謂臨汝士風樂詩書薄仕進以予所考次如  
謝堂溪黃去私章從軒著廣微譙談及屯田議脩  
和管見諸書俱隱然負治世具不求聞達益信前  
言有徵今靈谷銅陵左右意必有積學累行如謝  
章諸先生者隱于其間以身籍于

朝無從武之也一日見廷尉氏黃君紀刻乃翁月峯  
山人適意集身跡林樊學通古今不爲俗儒語問  
之則曰家君素明經術淹貫百家子史值先大父  
年老無他兄弟悉行以家政遂厭科舉力耕桑娛  
親中年囊琴篋書遨遊吳楚故疆每遇登臨弔古  
往往形于詩歌茲集適感事觸物而作者不盡其  
所蓄云又問山人年則對曰今八十矣精力強健  
拜伏行步如少壯然平生砥行範俗浮煙塵利於  
紀舉進士令長垣擢御史不輒矜喜及聞紀以御

史劾關堅遭反噬也不輒驚懼既報官廷尉貽書以  
聖恩寬厚勉紀竭力圖報無一毫芥帶意蓋家君志本  
自適者有如此嗟乎若山人者豈非古隱君子之  
遺哉天菟爵重祿固世之所奔走而白首不衰者  
然翛然起翛然仆獨寐長吁志竟莫適因之洪越  
其精神伐生促歸者比比而是由山人所著述品  
隲其踐履如味四箴自警檢點身心有表裏交脩  
之益題漁樵耕牧居然以忠義自況不為耽寂下  
槩叙事示諸子諄諄勉淡薄治生精深造道以足

跟感他岐爲戒詩寄兄弟叔姪友于之情藹然見  
於言表至如贈彭揮使則欲其整閫外綱維贈唐  
舉人則欲其著昂轟聲華贈保靜把總有捷下東  
山一局棋之句信乎抱治世具不輕於一售者使  
策名廊廟秉麾方岳充其所言勲業可勝道哉語  
有之出處無定名求其不可朽者而已謝章諸先  
生雖遁戢不出無勲業表見而蘊蓄所著爲朱陸  
大儒所賞鑒名流至今山人冷然保素無愧謝章  
諸先生其爲子姓立模矚仕者不敢速官謗處者

不敢負鄉評學校翁然推重敦請爲鄉賓薦舉爲  
約長俱固辭不獲使聞者常有所慕企愕然如不  
足較之偷榮竊祿泯泯脉脉爲世詬屬者何啻薰  
臭之不類也天又以其志之未竟者光發於四子  
叔爲廷尉伯季仲爲庠彦其諸孫二十餘人繩繩  
然衍書香於無疆是山人隱行質言可與譙談諸  
書並稱而遐齡慶澤視之謝章諸先生則過之矣  
予無緣式于其廬風示鄉人於山人壽日書付廷  
尉氏侑觴庶鄉人有所取則不必朱陸之賞鑒而

後爲重也

贈節推吳樞季之建寧序

吳興故稱多文學才士至于今益彬彬盛矣予昔  
校士其地有孝豐吳生樞季者博學攻文根理道  
洞時務心甚異之拔冠州諸生州諸生自以爲弗  
逮今春赴南宮取前列計

廷對哀然首出乃竟第三甲蒙

恩除建寧府推官非惟良折獄必文學其選矣乎夫刑  
者人命所係其情僞微曖變態千狀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得其平也天文志紫垣有天理天牢  
二星皆欲其暗而不欲其明貫索九星曲似環狀  
口欲其開而不欲其闔凡昭然垂象示司刑者知  
所以平之焉耳况建寧風俗家有詩書戶藏法律  
豈皆枉視三尺而其爲刑戮之民耶昔韓忠獻平  
洋州冤獄不忍錮人聖世故其子康國憲肅並守  
廷訓留心失辟奏案勿以多殺爲功名源矣翁歷  
御史遷山東憲副所在稽天心平反不異忠獻而  
未及大用有子霽寰由督學叅大藩晉長吾江右

泉政今樞季又司理閩中是天所以顯仁者之有  
後也夫知天之心者可以知親心知所以爲仁人  
則知所以爲孝子古人於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  
時猶謂之不孝況刑者一成不可變所斷所殺非  
特一木一獸而已其能不以天之心爲心而光若  
翁矣乎語稱世祿之家必有世德猶之樹木者日  
滋歲培由尋丈至於蔽雲霄不可抑遏康國憲肅  
體父心以孚天心故天篤厚之使並握大政爲宋  
名臣而忠獻之陰德益著樞季淹貫墳史於古人

得失印正於心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若身見其行  
事不爽毫釐茲升堂治文書墨墨待讞者匍匐伏  
堦不於曲直是非虛心以應之必有以得其情而  
惻然不容愆者由是郡無寃民可以質若翁而上  
對於夫矣異日政成徵列待從仰契

聖衷不次簡擢與憲寰竝翔翔政府則康國慮肅事業  
于今再見而茗源翁厚德流光不有明徵也哉予  
昔以文取樞奉十今將餞之以行益信文學之足以  
飾吏治也

慶黃靜齋七十榮封序

侍御黃君伯容以考最蒙

恩封若翁靜齋如其官翁時年七十拜

新命同郡侍御白崖王君等咸以爲榮求予言頌予見

曾南豐記撫州民俗樂於耕桑以自足於是知翁之所以厚獲矣夫殖生莫如力耕以黃壤爲上田然天大無外地載無餘而春風萬頃非人所能予奪者此寸地而已世人利厚獲恣其谿心東取西攘勞苦終身不闢千累萬不輒厭而所在較町畦

樹荆棘轉聆間爲他人所并者比比相望是徒知  
樂於耕桑不知所以自足也今諸君稱述翁德履  
何其識心田明甚翁慷慨尚義人也讀書通大義  
孤愿介潔挈觥繩古視穢言詭行若免遇士夫崇  
禮讓衣裘楚楚無飾情下貌喜濟貧乏鄉鄰以急  
訴輒不內揣盈縮紓之惟恐後與人言慷慨披肺  
腑有質訟者溫言了辯各自輸釋常見里有病溺  
者輒自惻曰嘻夫孰非吾同類者乎以吾貲易民  
命貲不重乎迺倡義捐貲建惠濟橋通往來以是

人免於涉又念本宗葉邈聲逖先人風澤易湮淆  
率族衆創宗祠歲時祀若祖以聯世系既乃深自  
念曰世澤之家必由賢子孫亢之蔑前聞以混塵  
俗非夫也見伯子伯容質美有遠操延明師課治  
世具時引古名哲事以淬勵之一切紛華盛麗戒  
勿習此非仁義爲種自耕其黃壤者乎夫炯炯仁  
義是爲百行之基固天之所付也完天所付者必  
爲天所篤厚金谿居郡上幕古今以豪富厲膏腴  
者豈少哉如繁花遍謝歷歷可數惟象山若翁守

寸地乎格於天爲之生象山兄弟爲宋儒臣延  
及安撫諸孫世濟其美以是知所樂莫足於此而  
爲田之上上者矣今翁以寸地種德無異象山若  
翁而伯容卒能明象山之學雲蒸龍變舉進士補  
行人擢侍御爲

天子耳目較之役役利人膏腴爲世詬厲者其所獲爲  
何如也語有之種德者利百世言世世相承以仁  
義爲黃茂而栽培之則深根固蒂播種無窮翁不  
以種德自足朝夕警惕恐子孫挾門闕躡轡里閭

任數機利築怨惟戒伯子希夔及諸孫務守寸地  
每貽書伯容諄諄以忠

君愛民母忝所生爲著蒸至刑厥張孺人亦罔渝則  
是天啓百善之基使厚獲於世世詎曰連千頃富  
潤一時已耶予初見伯容由由然如適圭然又則  
覺其言恂情深如御醇也今跡翁德履而槩之益  
信式穀有自非徒然者因序以循觴使郡人樂耕  
桑者或有知焉必如翁之不用牛耕而後爲厚獲  
也



贈戚忠甫知南昌序

嘉禾戚忠甫知南昌以予鄰封來問政猶之適粵者問道於粵人云乎未遍九州槩其俗嘗讀程氏遺書見劉立之問臨民其師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釋之者謂平易近民使下情各得上達則處之自無不當因持此臨興化郡民興化之民無不安才政及尹順泰首掌邦土履督夫工凡事以情推之上下咸信悅無間言於此知九州之人之情不外吾之情而得之明道之言非徒可臨民

已也人雖有智愚賢不肖之不齊其欲生惡死欲  
逸惡勞欲富貴惡貧賤達之天下無異情者使能  
聚欲哀惡即父母之愛箴篤于此而司牧者類利  
便其身圖而拂民之情徒炫智能修文具以要市  
之奈之何得其用情矣哉忠甫生長嘉禾習見長  
吏非一二可數有才不輕歛力不輕役囹圄不輕  
繫才子弟不輕遺棄不靡然愛戴同聲揄揚者乎  
反是而侵牟而殘忍而恣慢有不胥讒胥怨聃聃  
仇視者乎忠甫於其所欲所惡者而反省焉必不

出吾本情之外及取進士間過予第研理道論吏  
治得失聞某也賢則欣然思奮聞某也不職則蹙  
然見于眉不忍迷是又欲惡之真情有感即發不  
假於矯飾焉者持此臨南昌之民而何待於外求  
乎晉志云豫章以耕誦爲業則其父兄之情固不  
忍棄子弟見頓於明時者又君子善居室小人勤  
耕稼豈不欲相生相養長子孫於故閭中耶其衣  
冠萃止有文物以犯法爲耻則不輕於干天憲爲  
世戮民也明甚此皆情之所欲輸者固不異於嘉

禾之民之情也以嘉禾之民得輸其情則喜不得  
輸其情則怨曾以南昌之民不可以聚其所喜哀  
其所怨乎是故發奸摘隱非所以表智繩強鋤橫  
非所以廣威理劇剖紛非所以希能因民之情與  
之順治此三代以上吏治悶悶而明道得之於體  
驗語以教立之者也立之能佩服師言以之臨民  
遂聲存宋室名流至今較之竊聲跡於一時民無  
實德者爲何如也夫好遊者慕九州山川名勝窮  
攬遠探終不如故鄉山林爲可依以其本吾故地

也今之輝耀於條目慕九州山川等耳忠甫知所  
以戒之使民情得以上達則必以多取爲害而供  
正額固有罷苗倉大斛若劉安撫而信我者矣以  
故入爲殘而守三尺固有諭盜賊自新若張洪洲  
而信我者矣以小人流亡子弟不得成材爲憂而  
勤撫字廣誨育固有發廩療疫舉善以教若龔蓮  
判顧太守而信我者矣是何也推忠甫之情通之  
於民輸南昌之民之情通之於上官本吾心同然  
自不覺其孚契焉耳異日政聞於

上列侍從疏民情所欲輸者達之天下詎澤及南昌一  
邑已耶愧予寡昧不敢以明道自待而以立之望  
忠甫固甚遠也幸相與勉之

贈翰林檢討陸惟安歸省序

昔四明楊文懿公慶親壽誕侈爲奇逢盛事紀其  
歲月顛末傳示後人豈人子慶親壽爲瞻古希濶  
事耶丈夫立身宇宙間績學致用莫不欲樹勛廊  
廟光顯其親然身役於

朝違親日夕往往有不獲其遂其私者觀文懿公敘

述官京師十餘年以史事嚴不獲歸慶鬱悶百端  
及乞假

賜歸積懷豁然宜其感

聖主大造之成慶幸不能自己  
有如此云史氏陸惟安  
生長四明與文懿同邑自嘉靖癸丑擢第儲養詞  
林任史官至今壬戌十餘年每過予叙及若翁浮  
川若母包孺人咨咨悃悃輒以曠定息爲歎何異  
文懿之鬱悶今蒙

天子遣封齊藩得便道歸省慶幸爲何如也文懿幸展

其私不徒仰戴

聖恩且歸本若父梅讀公厚澤之被若母大孺人孝慈  
貞淑之徵今觀集中叙梅讀屢屈名場除夕感賦  
攄忠孝素志當時和者如少司馬李公而下凡數  
十篇其教徵於文懿而厚食其報盖有本矣予督  
浙學重惟安介特不凡意其象賢有自因巴西同  
薦在京者胥稱浮川翁少業儒嗜理數之學於律  
呂皇極太乙六壬遁甲星曆等書不由師授過目  
即了悞尤精于天文推測災祥輒有驗既自推不



當爲明世用乃養素林樊標示鄉人事父母以孝  
聞處宗族里人崇信義不輒阿隨聞族有匱乏者  
卽自用不裕周恤惟恐後每遇解紛披赤了哲罔  
不釋服刑及包孺人亦閑內則家用肅然此其質  
心悃行與梅讀相符天人所以徵教於惟安者寧  
後楊氏矣乎自文懿於成化五年以史官歸壽一  
時鄉人稱羨爲榮延今九十餘年惟安亦以史官  
使歸四明於癸亥首春值浮川夫婦並壽各七十是  
鼓咲園而花放觀呼埴而雨來神從所欲夫豈偶

然予無緣見惟安舉壽觴計三陽開泰花燈燦門  
間展堂布筵請浮川翁包孺人升於是崇黨親屬  
持竿進履如儀上壽浮川問使事若何謹對曰

聖天子親睦九族帶礪若大山即峻德拔勳無以加焉

又問 朝政若何則對曰

### 三殿奏功

聖壽日臻天帝百神固永永佑之矣浮川翁聞而喜怵  
不將咏歌太平慶爲月湖逸老也耶古人有言上  
孝重德其次重養浮川居素繩趨尺步蟬脫塵利

心茲檢察惟安篋笥皆故書冷然不改儒坐度信  
有子抗節能脩即野藪土蔬將嗜之不厭矣及慶

畢遂朝

聖天子嘉惟安秉禮藻行不次拔擢將來負重握大勳  
名遍區域施及孫子繩繩相紹與楊門相炳耀則  
浮川夫婦逸行因之章灼有以感其名於不朽謂  
益父母年不用丹砂不其然乎史氏且往同年編  
脩陶虞臣等榮其行求子言慶爲擬論之如此益  
信天道顯爲善之報者固厚而巧也

贈大參魏連洲之福建序

夫儒者攻先王之術起家奮激陳義批蠹正法高  
極秋天上規浩劫涇涇然自謂抱誠不二功可立  
就及有所委注類耽逸惡勞耻民事爲塵纏少遇  
盤錯輒羨墮不勝諄其所言此與鏤脂刻冰者奚  
異也往予稽故實成化初如東山劉公有薦爲館  
職者不就又之有欲擢爲京堂官者又不就力求  
民事自效已而出叅閩政奉勅清海道簡衛帥總  
水寨兵造船舫備緩急葺庠計儲立收支法寨設

一館而親督之不半年海道肅清其規度宏遠可  
與淺中者道哉都諫連洲魏君在青瑣日久不纖  
舉毛擊了文具痛大臣競榮撫臣章賂邊臣規禍  
爭崇奢侈於是正士風有疏又宇內賦繁徭重民  
力煎糜各邊戍卒枵腹短褐歲疲征調債帥更恣  
爲培刻於是集議脩攘有疏至於查盤遠薊邊儲  
極論利孔弊源并賑卹畿輔葺通鎮裨留都驕卒  
前後數千言俱剴切事情不徒曰姑云云爾也茲  
出叅閩政爲東山過化之地寧不思所以光前烈

矣乎語有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東山當承平之時不敢易視閩政積筭亦忠務在豫內銷萌今聞自倭奴入噬以來郡邑赭然赤子死兵刃者相屬也當事之臣征餉百出國賦不上供者數年惟含育混貸延須更俟遷去未聞有決策練兵收汎盪之業者卒之疽根已成泛藥罔功所當脩攘鎮撫不徒青瑣陳列而已夫以邊情民瘼有槩於中連洲戚戚在眉間如談人蹈湯火恐不即一引手拯援茲湯火之狀得於目擊求所以豫內銷

萌奉

至尊之休德孰與夫席榮朝著持空言無所建明者  
之爲耶矧臣子太義志在行道爲不可朽者而已  
由東山至今九十餘年閩人慕其休風遺澤稱贊  
祝誦赫赫若前日事連洲左績自樹畢慮無及謀  
履節無餘計宜皇風厚邦本使奸宄潛格疆圉寧  
謚寬

當宁南顧之憂復昔日淳朴之俗則東山事業實肇  
于此而抗論於青瑣者人益信其非虛言矣

鍾墟堂摘稿卷之七終

鍾墟堂摘稿

卷之二

三十六